

滩狼贼

上

李 北 桂



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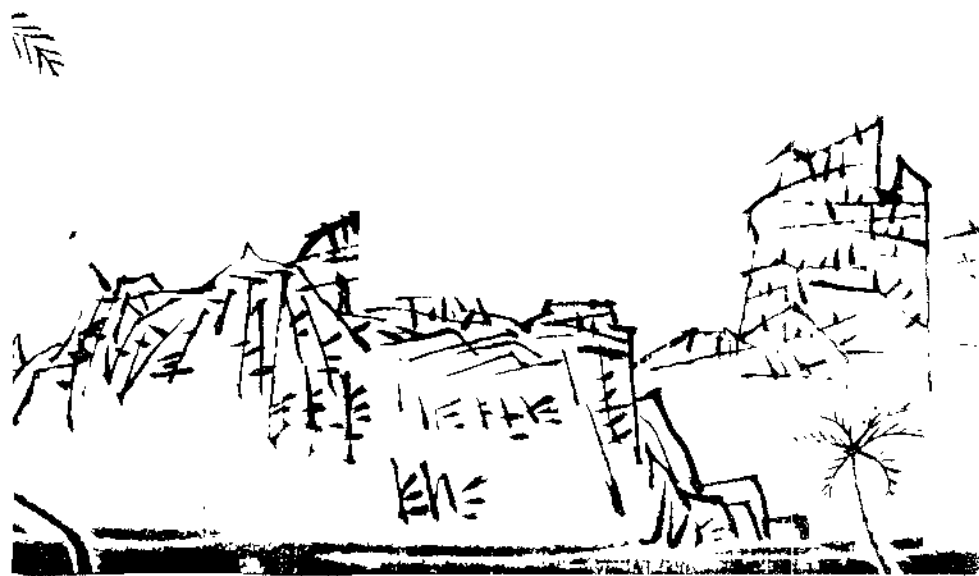
馆

賊 狼 灘

上

《奇珍異寶》之一

李 北 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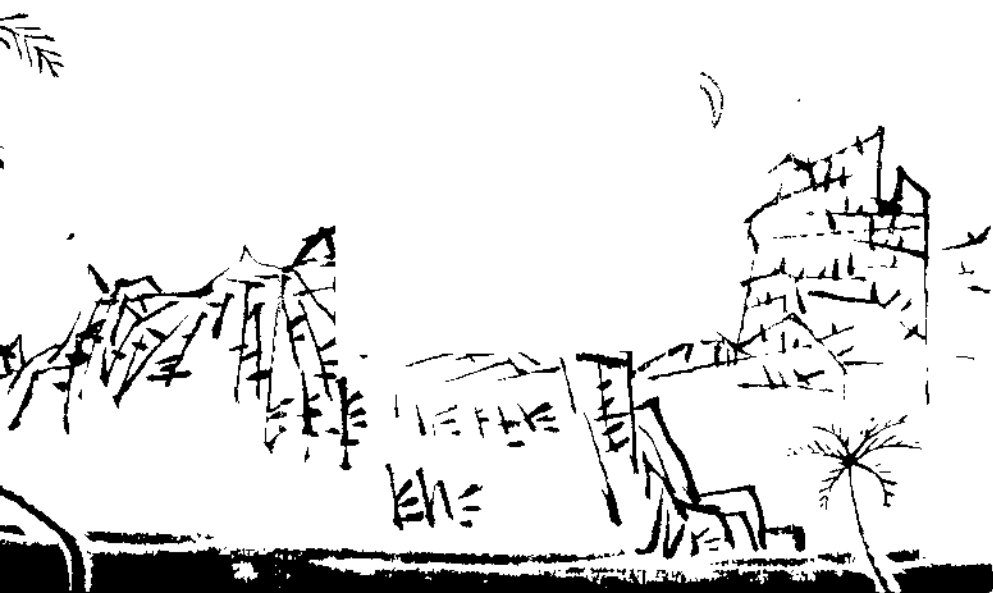
I247.5
101-2

賊 狼 灘

下

《奇珍異寶》之一

李 北 桂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一九四九年秋，我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奉命到一个蕴藏着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元素矿区，同一支被国际帝国主义间谍集团直接控制下的反动武装，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激烈斗争的故事。

作品背景广阔，场面新奇，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形象鲜明，富有传奇色彩。它塑造了我军指战员耿志成、徐东来、尉大山、王心火，老教授尚士德，以及小狼娃、老阿公、盘德龙等一些栩栩如生的正面人物。还刻画了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国际帝国主义间谍集团的组织者亚伯拉罕，和反动武装头目盖立森等反面人物的形象。

贼 狼 滩

〔上·下册〕

李 北 桂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25印张 12插图 462,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统一书号：10107·166 定价：1.50元

祖国南疆，长云山脉南面，有一条不算很大的河流，在崇山峻岭间奔腾。

这条河流，水色明净，清碧翠绿，很象是一根弯曲的大青竹子，被谁搁倒在山脚底下躺着。它的名字，也就叫做青竹江。

青竹江所经之处，由于地形的复杂，山势的崎岖，河床的险阻，江面上，时而狭窄湍急、涵涌咆哮；时而平缓如镜、徐徐漫流；时而跌宕而下、凌空飞落，形成一股浪雾弥漫、翻卷澎湃、瀑布般的激流，十分险峻壮观。

青竹江，就这么时急时缓，一直往东流去。

当它来到长云山脉中段的时候，就好象有谁在这里使了一个猛劲儿，把这根大青竹咯崩一折，迫使它来了个将近九十度的急转弯，扭头一摆，突然由东往南拐去。

江水还才刚刚拐过头来，迎面只见一座笔陡笔陡的巍峨山峰，拔地面起，把青竹江的去路，堵塞得严严实实。

青竹江走投无路，仿佛恼怒了，急眼了，刷地一下，一头钻进地心底下不知什么地方去躲了起来。山脚下，只听得如同万马狂奔、群兽争斗般的江水咆哮轰鸣声；地而上，竟

是沙尘滚滚，滴水不见！

老远奔来的一条莽莽苍苍的偌大的江河，流到这座山的跟前，就这么无影无踪的消失了，不见了。

堵截和压断了青竹江的这座峻峭的山峰，就叫做断竹山。

断竹山的背后，是一片辽阔、坦荡、光秃的大荒滩。荒滩周围，忽远忽近，或前或后，耸立着好些险峰怪岭。有的象恶狼扑食，有的象野狼疾奔，有的却又象只老狼在仰天长嚎……。这里，就是贼狼滩了。

清晨，断竹山顶云絮缭绕，贼狼滩上烟雾迷蒙。远处近处，一座座状貌各别、青葱翠绿的峰峦，在云中雾里若隐若现。看上去，就象是一幅用浅墨淡彩，挥洒勾勒而成的秀丽山水画，被一层细柔的纱幔轻轻掩拂着，爽心悦目，令人神往。

入夜，野狼声声哀啼，夜鸟阵阵凄啼，一簇簇阴森暗绿的磷火，在墨泼也似的黑暗里，不时闪烁跳动。耸立四处的险峰怪岭，在浓重夜色的衬映下，更加逼似一只只张牙舞爪、形态狰狞的恶狼巨兽，虎视眈眈地盘踞在夜雾茫茫的大荒滩上。最为奇特的是，偶尔，还有一缕色彩怪异的细微光芒，在漆黑的贼狼滩上忽现忽灭，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胆战心寒！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

一九四九年深秋。

一个荒凉、寂静的夜晚。

青竹江下游，在同断竹山遥遥相望的东南方向上，有一座苍葱翠绿、草深林密的高大石山。这石山，就象是喉咙管上的一个喉结，正好生长在通往贼狼滩去的那条咽喉般的狭窄小道旁。

大石山的半山腰间，有一座破败的古庙。从那巨大的基石、宽厚的残墙、高耸的坍柱等遗迹来看，当年，想必是个颇具规模、香火鼎盛、挤满善男信女的大庙堂。可如今，只见：墙塌、梁歪、瓦破、佛倒，灰垢盈尺、蛛网高悬、雀鼠成群、乱石遍地，已是衰败不堪。就连庙堂外面的落叶，因常年无人清除打扫，已经积有足足两三尺厚，正散发出一股腐败植物的酸臭气息。

也不知过去有多少个年头了，这座破败的古庙，一直都是那样的荒凉冷落、杳无人迹。歪梁下只有雀鸟啼叫，断垣边只有野鼠奔行。

这一天，啊哈！这一天！冷落的古庙变热了，无人的荒山有人了！庙里庙外，院前院后，完完全全变了一个模样。

看咯！庭院台阶上，厚积着的兽粪残叶，早被扫除一空；歪梁破瓦下，吊挂着的密麻蛛网，已被扑扫一净。四处整整齐齐，充满无限生机。——原来，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刚刚开到这里，正在庙中宿营。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

古庙大殿东侧的一间小香火房里，一盏小小的豆油灯光，仍然晃着。

这支小部队的首长、某团政委耿志成，还在豆油灯下，专心致志地看书学习哩。

深秋的夜风，从那非门非窗的“墙窟窿”里，直进直出，吹拂得豆油灯的小灯焰儿，不停地跳跃闪动，好几次，都几乎燎着了它那宽阔方正的脸颊。可他读得太过认真入神了，竟好象一点儿都没有觉察。

在耿志成的地铺上，摊放着一些纸张、文件，和他自己装订制作的一个剪报辑本儿。此时，剪报辑本正翻在最后几页的一张报页上。

这张报页，剪的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原日报》上的头版消息。内容是，新华社于三月二十三日所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召开的一则两千多字的消息报导。

耿志成手上正捧着的，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的一份油印文件。

在这份文件上，已经划满了各种各样的圈点、符号和眉批，他显然早就读过多次了。但在今天，在这个听不到枪声、炮响、车鸣、人闹的冷僻静寂的荒山之上，在前往贼狼滩去

执行新任务的半途之中，再次重读这一重要文件，好象感到更是特别地亲切、激动、振奋。那印刷在质地较差的纸张上面的，仿佛不是字迹，而是一团团炽烈的火！这火，照亮了他那浓眉下的一双大眼，映红了他那怦怦跳动着的心房！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当耿志成又一次读到文件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个段落时，心潮起伏翻腾，思绪极度活跃，他禁不住掩卷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

“……‘短小的序幕’，很快就要演完了。旧的世界，即将被粉碎了。‘革命以后的路程’，该会怎么走呢？新的世界，又将如何建设呢？……”

这些个崭新的问题，不住在他脑子里回旋，但他却一时找不到具体的答案。

眼前，小豆油灯捻儿，在忽忽跳闪；庙外，强劲的秋风，在呜呜喧嚣。他想着想着，忽地，又回想起在三天以前，他奉命紧急赶到师部，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的情景来了——

那一天，正好是一个欢欣喜悦的好日子。他们这个团，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以神奇的速度，漂亮的动作，很好地完成了一个“锁袋子口”的任务。在这只“袋子”里，嘴啃！硬是装进了敌人好几个师，足有几万人的一个大数目咧！

咱们的两条腿脚杆子，终于赶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敌人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脱，熊包了，吓怕了，只是稀稀拉拉地打了几炮，放了几枪，自师旅长以下，全都赶紧乖乖地举手、缴枪、投降！

当他们团扼守在那个峡谷口的两侧高地上，遥望着成千上万、蚁群般的国民党军队，在那儿老老实实在地缴枪投降时，无论干部还是战士，内心里，甭提有多么美气！多么畅快！

是啊！他们此时此刻，不但有取得胜利之后的欢乐，更还有即将投入新的战斗的喜悦。因为他们几乎都已知道，这一仗下来后，紧接着，他们便将立刻继续南下，去执行新的追歼围截敌人的战斗任务。据说，前面的那个“口袋”，张得比这里更大；装的敌人，比这儿还要多；那里的战场，比这里还要更气派！

人们不仅预测到未来战斗的规模，而且也还估计到，当前的追歼战，讲的就是争分夺秒抢时间，保准要不了多久，命令就会下达的。

果然，师部很快就来命令了。但命令中并没有具体内容，只是通知王团长和耿政委，迅速赶到师部去接受新任务。

他们俩走了出来，正准备骑马上路，却见三营营长赵连功，迎面跑来了。

赵连功，是个听不见炮声就心痒痒的急性子。也是个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贪心人”。每一次，总是这一仗刚打完，就惦记和打听有关下一仗的事儿。特别是在百万大军渡江作战，一举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他的求战心，就更加

显得急切起来。

他常对人说：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他们从“关”边（山海关），打到“河”边（黄河），从“河”边，打到“江”边（长江）；如今，眼看就要从“江”边，打到“海”边了，再不乘这个机会，好好地打它几场过瘾的痛快仗，只怕就再也捞不着仗打了呢！

这一回，他大概又是老早就把部队安排动员好，在阵地上等得不耐烦，等不及团部的通知，便又主动地往团指挥所里奔来。

王团长一见，笑着指住他说道：

“我说老赵呀老赵！这几仗，总算对得起你们了吧？！出击，让你们三营任主攻；追歼，叫你们三营跑头里；怎么，还不满足呀？！”

赵连功听到团长这样说法，不由打了个哈哈，咧开嘴巴笑着说道：

“嘿嘿，团长！我那名字就起的叫连功嘛。连功连功，要不‘连’着立‘功’，我那名字不就完了？我这个人么，只怕也要完了！”

“哈哈！……”

赵连功的话，把王团长和耿政委都逗得禁不住大笑起来。

王团长一边笑着，一边骗腿上了马，勒过马头，对赵连功说道：

“刚才师部来了通知，让我和政委立即去接受紧急任务。等到任务下来了，如果有可能，就一定看在你那响亮好听的名字份上，成全你，叫你‘连’着去立‘功’吧！”

赵连功听罢，笑嘻嘻地敬了个礼，很高兴地走了。

耿志成和王团长，在去师部的路上，看见兄弟部队都已经纷纷开始了行动。那公路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快速挺进的南下大军。

向南，向南！一眼望不到头的部队、民工队，一列列拖着各种口径野战炮的十轮卡、一辆辆漆上了“八一”军徽的美制坦克……组成了一股汹涌澎湃、滚滚南去的钢铁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势不可挡！

耿志成和王团长，再加上两个警卫员，在这南下大军的人的潮流中逆“流”而上，行走十分不便，最后干脆把马缰一提，远离公路，绕开人流，才算很快地赶到了师指挥部。

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其他团的干部，就只见任师长独自一人，正伏在一张拼接起来的大桌上，细心地看着地图。而师指挥所里的参谋、机要人员等，都在忙着收拾拣点，大概，很快也就要开拔往南追击去了。

任师长看见他俩进来，笑了笑，招呼他们坐下。他把他们轮流地看了又看，才说道：

“今天，把你们二位请来，是要分别给你们下达两个战斗任务。”

“两个？！……”耿志成和王团长，惊讶地相互望了望。

“是的，两个。具体地说，就是你们俩从现在起，得要分离开来……”

“时间久么？”王团长忍不住插话问道。

任师长又把他们俩挨次地望了望，用铅笔敲敲桌子，说道：

“谁知道呢！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快得很咯。这次分手，或许很快就会再见面的。但也说不定，一生都碰不上头了哩！”

“啊？！……”他俩不由一愣。

“好，咱们来言归正传。首先，说你的事——”任师长用指头把耿志成一指，并招呼他走到地图跟前来。

在这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已经画着有许多醒目的红色箭头。这一个个有力的箭头，都是笔直指向下边——也就是南方的一片小平原地带上。耿志成用目光在这许多箭头附近的一些地名上寻找着，试图推测自己所要接受的新任务，有可能会是什么。

任师长左手把地图拉了拉，右手举起那支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图上晃动着，出乎意料之外，那笔尖竟是远远地离开了那一群“热闹的”红箭头，在西南方向一个偏僻冷清的位置落了下来，并在其中的一个什么地名上画了个圈儿。

耿志成注意地一看，不由读出了声：

“贼、狼、滩，……”

“对，贼狼滩！那里，有一个紧急的战斗任务，有一股十分凶恶的敌人，师党委根据军部指示的精神，决定派你，立即带一支部队前去进袭歼剿！”

“在贼狼滩地区，大约有多少敌人？”耿志成问道。

任师长用铅笔又在地图上轻轻一点，思索片刻，答道：

“嗯，在那里边，能够称得上‘敌人’的人，大概，也就不过是百来号子吧……”

“只有百把多人？！”

“怎么？嫌少了吗？”任师长眉毛一挑，望着耿志成说道：“唔，是的，单从数量上看，这百把多个敌人，同现在正战场上那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相比较，当然少得多咯！可是，你所要去打的，是一种新的战斗。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战场！”

“新的战场？……”

任师长点了点头，并又指着地图，对耿志成说道：

“贼狼滩，按照附近老百姓的说法，是个谁都不敢近拢的鬼滩、死滩。在那儿，方圆百里，杳无人迹。滩里面，白骨累累，饿狼成群，荒凉冷僻，草木不生。而且是人去人死，畜进畜亡，吓人得很咧！……”

“那么，敌人呢？敌人又为什么要跑到这么个鬼地方去？他们又怎么能够在里面生活下来的呢？”耿志成不由惊讶地问道。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要不是有你提到的这个‘为什么’，那这百把多个敌人，等我们把全国都解放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再去收拾，也还来得及。”任师长望着耿志成，赞许地点点头。随即，又拿出一份材料，递交给他，并接着说道：

“这份材料，综述了贼狼滩地区的一些情况，你拿去仔细看看。根据最近从南京缴获到的一些重要敌伪档案，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证实：贼狼滩，并不是鬼滩、死滩，而是一个大宝滩。那里蕴藏着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极为宝贵的稀有元素。这是被我们的一位留美多年的地质学家发现的。他带着一个地质小组，在那里做了许多工作，掌握和搜集了

大批重要的地质资料。可是，这一重大发现，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却引起了一个国际帝国主义间谍集团的觊觎。他们使了许多卑劣的伎俩，伸出个黑爪子来，一把便将贼狼滩抓去了。就是在目前，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垮台、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时刻里，他们也还是舍不得丢弃贼狼滩这块举世罕有的宝地。如今，他们用重金收买雇佣了一些惯匪和兵痞，搞了一支反动武装，打着一个什么‘联合科学考察队’的旗号，在那里进行活动……”

“这么说，那位留美的老地质学家和他的地质小组，也都混杂在这支‘考察队’里了？”耿志成又插着问道。

任师长点点头，接着说道：

“你们的任务，复杂性儿也就在这里。在这支所谓的‘联合科学考察队’中，不但有老奸巨滑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有凶残暴戾的兵痞和惯匪，而且还有老地质学家、年青的技术人员，和好几十个被抓去做苦活的民工。就是这样一支敌我混杂的‘考察队’，利用了贼狼滩地区那种环境险恶、神秘莫测的自然条件，隐形匿迹，出没无常。你们去了以后，首先得要‘找’，‘找’着了才能‘打’。而‘打’，又只能打他们中间的反动武装匪徒，对于其中的技术人员和民工兄弟，特别是那位老地质学家，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的安全。不仅我们不能误伤，而且要严防敌人下毒手将他们杀害！”

“明白了！”耿志成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你们这一仗，就好比砸核桃。对于那个硬梆梆的核桃壳，是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把它砸烂砸碎！而对于里面那大有用处的核桃仁呢，连皮儿也不能碰伤一点！这，就得要你们

多动脑子，胆大心细，才能完成咯！”

耿志成又点了点头，接着问道：

“这任务，有时间要求吗？”

任师长把手一伸，很干脆地答道：

“四个字：越快越好！据了解，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把老地质学家和一些重要资料，劫走弄跑，潜出国外。我们就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拦堵阻截，夺返回来！我再重复一遍：你们这次去砸‘核桃壳’，目的是为了取‘核桃仁儿’。如果‘核桃壳’砸碎了以后，‘核桃仁儿’也碎了，那不论你们消灭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武器，也是打了一个大败仗！而且，还得要分析和追查责任！懂了么？”

“懂了！”耿志成不由肃然立起。

任师长也站了起来，拍着耿志成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

“要不了多长时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要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结束了。咱们砸烂了一个旧世界，紧接着，就将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象老地质学家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材啊！其实呢，无论是我们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各项工作也好，几乎都离不开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的参加。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倍加珍惜和爱护他们。在这方面，咱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就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决不可掉以轻心哪！”

“是。……”耿志成也很深沉地应道。

接着，任师长对于部队的组成和人选问题，也提出了一

些具体意见。他认为人数不宜过多，但要挑选一些精明强悍、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战士或班排干部参加。在领导力量上，除了耿志成同志以外，还要抽调一名较强的营级干部前去……

当任师长把进袭贼狼滩的战斗意图和任务要求，详尽布置完毕，并转过头去，开始同王团长安排部队继续南下追歼的有关事项时，耿志成则在反复回味、咀嚼着师首长刚才说到的许多意味深长的话。一时间，禁不住思绪如潮、激烈翻腾起来。

说真的，他怎么也不曾想到，赶到师部里来接受的，竟会是这样一个任务！他感到很不平静，很不踏实。他回想着他参加革命部队以来，所接受过的上百次的各种各样的任务中，不管多么艰巨、多么困难，但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象今天这样的类似心情！有一回，他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去对敌人的一个独立团实行牵制和阻击。敌众我寡，三面受敌，战斗异常艰苦。但从一开始接受任务起，直到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为止，他的心情，一直都是很踏实、很平静、甚至是很轻松的。那次敌人是四五倍于我，可他一点儿也没感到有什么压力。而在今天，他即将要与之较量的敌人，只不过是百人左右罢了，但不知怎的，他却反面感受到，肩膀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哦哦，是了！这是因为，他就要离开老首长，离开大部队，离开这奔腾南下的钢铁洪流，单独带着一支小部队，到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区，去进行一场从未经历过的陌生战斗了。他不仅不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的，将会有什么样的困难险阻，或什么样的复杂局面，他也不知道，究竟还有没